

财富观

他的座右铭是“有福民享,有难官当”。一位教授在听了他的讲演后,情不自禁写下两句话:“聆智慧老农讲经,藐天下学者论道”。

# 听吴仁宝讲财富经

□小惠

早就听说有个富甲天下的华西村。眼见为实:一进村,就见大路两边是修剪得平坦坦的洋草地,一幢幢欧式小洋房,家家带车库,旁边是游泳池,就像我在美国看到的乡间别墅群一样。在它后面是一排排公寓楼群,下面店铺上面住户,和北京的住宅小区一个模式。更令人称奇的是,地处苏南的华西村过冬有暖气,跟北京一样统一供暖。要知道这一点就连金银镜里的大上海都做不到啊!难怪有日本记者称华西农民早在五年前,就在住房面积、车辆和家用电器等方面,超过了美国、新加坡和日本……

说到华西村的富裕,不能不提她的致富带头人老书记吴仁宝。与想象中的“农村老干部”形象反差挺大——他一点也不“农民”,脸膛既不黑红,皮肤也不粗糙,一双手上也没见有多厚的老茧。相反,戴着一副宽边的金丝眼镜,额头高高的,下巴宽宽的,一脸的慈祥,很像一位老知识分子。有美国作家称吴仁宝是“中国的李光耀”。比喻或许夸张了些,但作为颇具政治眼光和经济头脑的“乡村企业家”他却是当之无愧的。理由是40多年来,他为华西村的集体经济掌舵,从未失误过。上世纪60年代末偷偷办起村小五金厂,工人在他的指挥下昼伏夜出,几年里积累了100多万元资金;90年代小平南巡讲话后,他连夜赶到无锡向市长借贷2000万元,发展起一批乡镇企



业;2000年中国加入WTO后,他审时度势提出“三车原则”,即“现有企业要开稳车,已投的项目要开快车,未上的项目赶快刹车”,结果顺利度过国家宏观调控这一关,还使全村工业总产值飞速上升;而有的企业和地区由于盲目做强做大,陷入了全面衰退的被动局面。

老书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特有的语言艺术,他有一种神奇的本事,能把上至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,下至他的各项指挥措施,用最通俗易懂的、农民最易接受的语言,反馈给干部和群众。比如“有条件不发展没道理,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发展才是真道理”。“大发展,小困难;小发展,大困难;不发展,最困难”。“爱党,爱国,爱华西;爱亲,爱友,爱自己”。“不怕群众不听话,就怕不听群众话”。他还为华西村民编了《十富赞歌》和《十穷戒词》。

歌曰:

智能富——学文练艺成才富  
勤劳富——爱岗敬业辛劳富  
节俭富——精打细算聚财富  
守法富——遵纪守法健康富  
守信富——恪守信用客多富  
团结富——家族和睦同富  
帮带富——邻里相亲互相富  
育才富——育好后代子孙富  
集体富——巩固集体共同富  
爱国富——国家强盛安定富

词曰:

逐渐穷——多因放荡不经营  
容易穷——家有财手太疏松  
懒惰穷——朝朝睡到日头红  
无才穷——不学无术人无用  
心散穷——家族不和常内江  
受骗穷——贪图小利拒良朋  
违法穷——违法贪财进牢笼

无度穷——浪吃浪用山要空  
失算穷——算计不好一世穷  
三害穷——赌博吸毒彻底穷

老书记的“口才”不仅在农村受欢迎,城里人也照样为之着迷。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,他相继接受中央党校、中国社科院、北大、清华等的邀请,做了上百场专业性和学术性讲演,听者无不由衷喝彩。他讲演从不唱高调、从不说套话,也从不说声嘶力竭,只是如小溪一般淙淙流淌,但他能运用民间最生动活泼的语言,把华西之路活灵活現地表述出来。一位教授在听了他的讲演后,情不自禁写下两句话:“聆智慧老农讲经,藐天下学者论道”。

确实,与吴仁宝交谈,你会不时感受到他话语中充满哲理的人生智慧。

说起过去的极左年代,他说“公也有,私也有,就怕公私都没有”。

说起致富,他说:“家有黄金成吨,一天也只吃三顿;家有豪宅千亩,一夜也只占一铺”。

说起共同发展共同富裕,他说“十穷加一富,再富也不富;十富加一穷,穷也不算穷”。

说起华西人的致富经验,他说“村帮村户帮户,核心建好党支部,最终实现全国富”。

我问他,“华西村这么富,会不会养出懒汉来呢?”

“不会”。老书记断然道。“华西村没有闲人,连我在内,人人都要拼命劳动。在这点上,我们还保持着农民的习惯,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,晚上还经常加班加点。厂里的工人不怕加班,就怕没班加。而且我们有制约机制,干得好有效益,才能多得。年薪150万元,实际拿不到这么多现钱,80%是股份。”

我又问他,“听说你们华西村不许打麻将,不许赌钱,连洗脚、按摩的都没有。村民们富裕了,总得有些文化娱乐吧?”

老书记告诉我,“只有老年人可以安度晚年。60岁以上的才允许打麻将,不过不许赌钱。对老年人也教育,比如原来村里规定摘一朵花罚款100元,有的爷爷溺爱小孙子,罚100元就掏100元。我们一看这可不,还不把孩子惯坏了,就改成摘一朵花罚款一万元,这下爷爷爷反过来说要小孙子的工作了。要说文化娱乐,我们华西艺术团有几十名团员,全是专业演员,每年演出三四百场,要算是全国演出最多的艺术团了吧?在我们华西,确实没有洗脚、按摩什么的,我们不发展那些东西,老百姓、年轻人,也没因为少了这些就离开华西了。相反,原来我们华西村只有1524人,现在已经发展到3万多人了,周围村子都是老百姓投票,百分之百愿意并入华西村的。”

已是耄耋之年的吴仁宝至今天天坚持为集体工作十六七个小时;他最看不过眼的是别人陷于穷困、祸患和不幸之中,肯定要倾囊相助;而他最高兴的时候,是自己端着碗白开水,给欢宴中的人们敬酒,看着他们吃下山珍海味(他自己从不陪吃陪喝,只是躲到一边吃一碗清汤面)。他的座右铭是“有福民享,有难官当”;他坚守早年许下的“三不”承诺:不拿全村最高工资、不拿最高奖金、不住最好住房(他家至今住在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华西村老住宅,相当于当地贫困户的居住条件)。多年来,他一直告诫村民:“一人富了不算富,全村富了才算富;一村富了不算富,全国富了才算富”。为此,上世纪90年代中期,他就提出并落实了一项伟大的工程——华西村出资2500万,用五年时间,为全国培训5万名村支书,以推动全国农村共同致富。他还出资在宁夏、黑龙江、江西等地扶贫,结对子建起了一批“华西村”,帮助当地人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……

生财有道

## 创富的机遇在路上

□黄艳斌

有专家研究后发现:很多人在本土很难成功创业,而一旦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远走他乡,往往几年后便能取得创业的成功。这就像俗话说的:树挪死,人挪活。商品在流动中才能保值增值,同样,人也只有“流动”起来,才能寻找到创富的机遇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在流动。“青山依旧在,只是人不同。”很多创富的故事,也从一个侧面启示我们:创富的机遇在路上。

有一个贫穷的东北人和一个潦倒的南方人为了生存,同到外地打工,在火车上相遇了。怕对方小瞧自己,他们都绝口不提自己目前的生存困境,而是拚命地吹嘘自己的家乡如何如何好。

东北人说:“我们长白山,富裕得很呢,别说关东三宝,就是细辛、五味子之类的药材,漫山遍野都是,足够养活那一方人。”

南方人说:“我们黄山,那风景可是天下闻名——‘黄山归来不看岳’嘛。单是灵芝、黄山茶,就够当地人吃穿不尽了。”

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二人聊完,各自走了——不过他们没有去离家时想好的大城市,而是分别去了对方的家乡。

南方人去了北方人的家乡,看了之后果真是名不虚传,他尤其对当地盛

产的药材细辛感兴趣。经过一番认真钻研,不久他就成了当地有名的细辛养殖专业户,赚得不少真金白银。

而那东北人到了黄山一看,果然是又有灵芝又有茶叶,尤其那风景真是美得没的说,“上哪去找这样好的生存环境啊!”他心想。不久,他在紧靠黄山风景区的一个村庄住下来,并很快学会了种植灵芝和茶叶,效益非常好。到了旅游旺季,他就把自家变作了旅馆,并且开了一个小饭店和茶庄,很快也腰缠万贯了。

是什么使两个人都变得富有了,当然是双方寻找致富路上的机遇——两个人在旅途中的不期而遇,成就了各自不同的财富梦想。出去走走,当你面临生存困境和压力的时候,不妨暂时离开你熟悉的环境,到陌生的地方去寻找一种摆脱困境的方法。也许当你走出家门,就会发现世界是那么广阔,生存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。

很久以前,山东有一个贫苦的农民,以纺纱织布为生。有一年,他的家乡棉花丰收,他织出的布价格大幅跌落,且当地的布匹,已经到了价再低也无人问津的地步。为了生存,他挑着一担布上路了。

当他走出山东境内,情况随即发生了变化。一些外省人见他的布质优价廉,便纷纷来买,布很快被抢购一空了。他又听说当地盛产粉条,而自己的

家乡粉条短缺,于是用卖布赚得的钱,低价购进了一批粉条,卖粉条又赚了一笔钱。这两笔钱,帮他摆脱了当时的困境。后来他老了,常对晚辈们说的一句话就是:创富的机遇在路上。

陌生的地方往往蕴含着新奇和刺激,蕴含着灵感和商机。这种灵感和商机,往往会转化成创富的动力,很容易使人走向成功。沈阳有位下岗工人,在家门口做了几年生意,什么活儿都干过——贩过菜,开过餐馆,倒过服装,卖过图书,但都做得不好。后来一个偶然的会,他去了青海,发现那儿没有卖海带的,于是电告老父发10箱海带过来。谁知一发而不可收——三年后他成了那地方的海产品大王,并且把连锁店办到了新疆和西藏,如今他个人资产已过百万元。据说后来,他回到沈阳探亲,发现过去住的那条街上,生意都让外地人占了,有安徽人的烤鸭店,湖南人的米酒店,广州人的小家电公司,且家家生意火得很,而当年和自己一起做生意的伙伴却不见了踪影,据说他们都各自到外地发展去了。或许,他们的经历也印证了那句话:熟悉的地方没风景,创富的机遇在路上!



财富笑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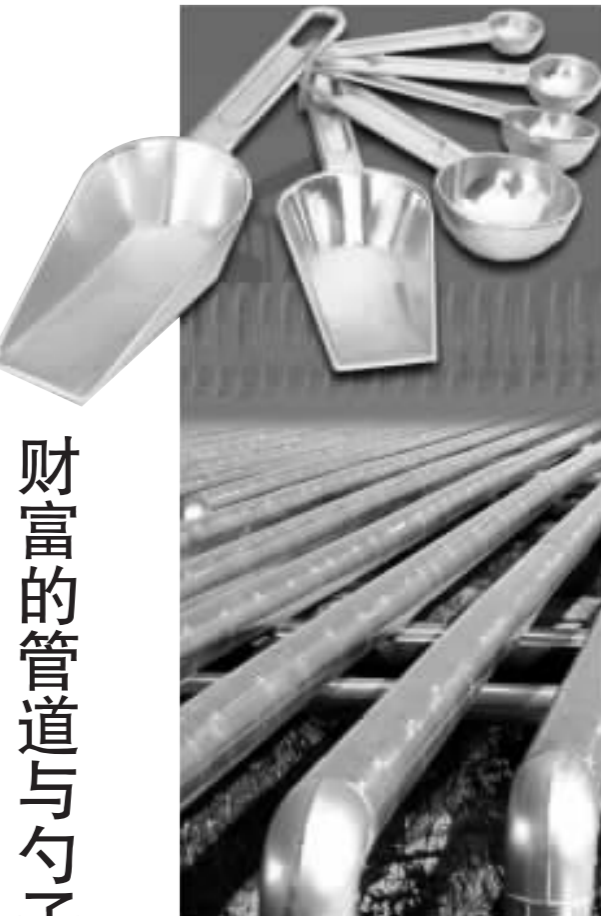
一对年轻夫妇老是为了钱吵架。

这天,丈夫忍不住嚷道:“全是为了钱、钱、钱!你这种人,无论说什么,就是一个字:钱!下次再把钱放在嘴上,咱们干脆离婚!”

妻子不甘示弱,“你以我不敢和你离婚?离就离,到时候你给多少钱?”

## 为钱吵架

财富漫谈



## 财富的管道与勺子

张大伟 制图

□张晓晖

贝克·哈吉斯的《管道的故事》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,干旱的村子缺水,村里决定雇布鲁诺和柏波罗把附近河里的水运到村广场的蓄水池里,每天按运送的水量付钱,布鲁诺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,挣了不少收入;而柏波罗则用一部分时间运水,而用另一部分时间和周末休息日来建造他的管道。与柏波罗相比,布鲁诺挣的钱要多很多,很快富裕起来了。但几年以后,柏波罗的管道修成了,从此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,或是出去玩,水都在源源不断地流进村里,而财富也不分昼夜地流进柏波罗的口袋。而布鲁诺却失了业,因为村子再也不需要他背着水桶运水了。

这本六七万字的小书告诉人们,不要忘了修建你的财富管道,管道是你的生命线。书里还有一句很有味道的話,“今天,成为一名百万富翁不是一种机会,而是一种选择”。

有一条管道的确是个美好的梦想,当你休息、休闲、休假的时候,管道不休息,源源不断地把财富送来,挡都挡不住。世界上有些人确实是幸运,生下来就有这种管道,比如屁股底下坐着石油的人,只需要找根管子,一头接在地下,一头接在钱包上,就剩下数钱了,稍稍把阀门拧小点,每桶75块,还是美元;还有的人生下来就有权有势,只需要找几根管子把几个图章连在一块儿就行了。而绝大多数人则要修建自己的管道。

文人里面,据我所知鲁迅、巴金和李敖是修了管道的,鲁迅生前身后版权可观,巴老则从未拿过工资,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等几部巨著的版权能让老人家衣食无忧,所以老人说了很多自己想说的话;李敖早就不靠着工资活着了,所以把“李敖有话说”玩儿得汪洋恣肆,淋漓尽致。

建造管道的确是有诱惑力的,如果学会了炒股赚钱,一天一个涨停板,从下午三点闭市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开盘,您歇着,股市可没歇着,还为您赚钱呢。再多,就一万元起家,一天一个板,一年就赚中国22年的GDP,所以套牢了那么多人。

对一个普通人来说,修建管道有很多困难,但心里有这个事儿,就很有意义,一个有准备的头脑肯定也会碰到更多的机会。

与管道相比,我对勺子更感兴趣,勺子就是工作的收入。世界上的资源就那么多,锅就那么大,大家都在从锅里往外舀,只是有人用大勺,有人用小勺,有人用挖耳勺。要想多舀一点,就得把勺子做大。

所以,要念书,要读学位,要考证,要跳槽,要争取升职,要读《怎样让老板离不开你》、《拒绝借口》、《怎样与女上司相处》,诸如此类老板和中层主管希望你读的书。读MBA、PHD、CFA、CPA,洗脑充电,恨不得把自个儿的DNA都改变了,就是为了把勺子做大。

曾把上海“第一的哥”的那套绝活儿给一位天津的哥讲,这老兄也说了不少经验,早上七点到九点在小区等活儿,九点到下午五六点蹲写字楼,六七八点蹲饭店,夜晚蹲宾馆、歌厅、洗浴,写字楼要看多少层,有没有什么大公司,宾馆要看晚上亮多少灯,哪儿的活儿“肥瘦”心中有数,道路哪儿通哪儿堵了了然于胸,还有个不赚钱的?说起有些在一个地方“死蹲”的主儿,这老兄嗤之以鼻,“有活儿就拉,没活儿就玩牌”,那叫干活儿么?干活儿得琢磨,得动脑子!

当时就感觉茅塞顿开,受益匪浅——是呀,干活儿得“动脑子”。

倒退二三十年,工人里很有些手巧的,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,偶尔从单位“顺”点什么,从盖小厨房、攒自行车、打家具,有的还能鼓捣点电器、攒收音机,还有自个儿攒电视的。不少人退休后还能找到个地方补差,有的还挺抢手。现在车钳刨铣磨的熟练工都供不应求,会修数控机床的更是奇缺。据统计,现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瓶颈不是资源、资金,却是缺少熟练的技术工人。

当然,从单位“顺”东西不好,但曾有一家日本公司从不禁止工人、技术员从企业拿元器件回家做试验,结果是凝聚了最出色的员工,因为他们找不到第二家企业能够享受这个待遇,企业相信你的诚实,鼓励你的创造力。

“干一行,爱一行,干一行,钻一行”,这句老话到了资本时代,看来还是挺适用。按照经济学理论,收入取决于你工作的可替代性,可替代性越低,收入越高,反之就是收入越低。而可替代性就取决于你干活儿是不是动脑子。